

施蛰存

感悟名家經典小說

蝴蝶夫人

施蛰存◎著

京华出版社

施蛰存

感
悟
名
家
經
典
小
說

蝴蝶夫人

施蛰存◎著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蝴蝶夫人/施蛰存著.傅光明主编.—北京:京华出版社,2009.4

(感悟名家经典小说)

ISBN 978-7-80724-08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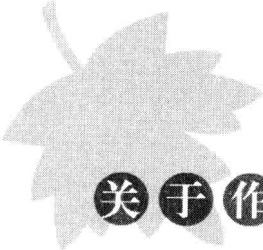
I.蝴... II.施...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5524 号

蝴蝶夫人

-
- 著 者 施蛰存
主 编 傅光明
策 划 王金文 华飞
责任编辑 和庚方 魏龙
出版发行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2 层 100011)
(010)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发行部)
(010)64258472 (编辑部)
E-mail:80600pub@bookmail.gapp.gov.cn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13
印 数 0001~3000
出版日期 2009 年 4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24-083-9
定 价 24.80 元
-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关于作者

施蛰存（1905～2003） 原名施德普，浙江杭州人。1922年考进杭州之江大学，次年入上海大学，开始文学活动和创作。1928年后任上海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编辑，参加《无轨列车》、《新文艺》杂志的编辑工作。1932年起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1937年起在云南、福建、江苏、上海等地多所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2年后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上元灯》、《将军的头》、《李师师》、《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小珍集》，散文集《灯下集》、《待旦录》等。

感悟经典

傅光明

“1911年以来，中国人的生活经历了一场也许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变革。中国的古老文明就像一条大河，静静流淌在处女山的深谷，虽经盛衰荣辱，却没有什麼能影响改变它的方向。直到上个世纪（19世纪）末叶，这条河才不遂己愿地与世界文化的海洋邂逅。激烈的动荡很快产生了众所周知的文学革命。满清帝国崩溃，古老神圣的传统形式随之被遗弃，白话被采用。……这一势如破竹的成功改革被骄傲地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白话可以表达一切人的情感，描绘地球上的一切事物，从一处瀑布到一只昆虫微微发颤的脚足。”

以上这段话，是恩师萧乾先生上个世纪（20世纪）40年代在英国向西方介绍中国新文艺时写下的。他文章的题目叫《永别了，老古玩店》，意思是“五四”新文学永远告别了文言传统的“老古玩店”。而今，已经进入21世纪了，回眸遥望，在白话文写作也已近百年的文学长河中，那些最早在“思想感情上都是社会改革者”的小说家们的作品，不仅没有被尘封进“老古玩店”，相反，却具有了陈酿弥香的经典意味；此时感悟经典，不仅不会有过时之感，相反，却可以在他们用笔留下的文学的“苦难蚀刻”里，寻觅和挖掘到历史的旧影与记忆。

为了要疗救国人灵魂而弃医从文的鲁迅，出手即是大师手笔，他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自此，他便不间断地以小说、杂文的形式，对各类中国人进行无情的，常常是尖刻的讽刺，“呐喊”出深邃不朽的思想的真声音。同时，他的“彷徨”于无地，也从此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永远背负的精神十字架。

与鲁迅同时的“五四”一代小说家，几乎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是特立独行的艺术存在：许地山高擎“人生派”的大旗，浪漫地“只希望能为那环境幽暗者作明灯，为那觉根害病者求方药，为那心意烦闷者解苦恼。”郁达夫则在“自叙传”式浪漫抒情的写作中，以凄切、哀婉的格调，率真地表达出受压抑的灵魂，执著地张扬个性自由的精神意志。作为自然主义热心信徒的茅盾，从现实中汲取素材，成就了全景展现中国城市和乡村风

貌的《子夜》，从题材的选择到主题的开掘，一下子拓展了“五四”头十年狭小的疆域。巴金，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以不妥协的精神完全充当了他那不满的一代的代言人。他是以写小说作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一样，都是痛苦的挣扎。他是以小说的形式发出“追求光明的呼号”。一幅美丽的图景“引诱”着他的生活和写作，因而，小说中也就自然留下了他人生旅途的痕迹。

老舍几乎是中国现代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家，他的中短篇小说同他的长篇小说一样好看，语言俗白鲜活、简劲自然，结构匀称严谨、疏密有致，以诗歌的笔法，在有限的篇幅里，用幽默激活讽喻，用诙谐撩拨鞭挞，用人物和故事穿透时代和历史，呈现出独有的极具个性化的小说文体模式，以及超越了纯粹“京味”与“满族情结”的精神文化意蕴。

沈从文则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常被描述成一个文体家，读他小说时的心境好像是在读诗，且常能从中谛听出音乐的律动。他善于以乡村的眼光，以乡下人的视角，审视现代文明，关照人性。他从充满了原始自然气息的湘西边城，走向了世界，成为中国现代少数几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之一。

再来感悟女性作家们的经典手笔，是否会觉到从箱底翻出老祖母的衣物展览一样过时呢？我相信答案也一定是否定的。冰心的诗意抒情，庐隐的悲愁哀怨，苏雪林的清爽道劲，凌叔华的疏朗飘逸，以及石评梅的豪情壮怀，萧红的凄切忧婉，丁玲的敏锐犀利，从没被后代的女作家们所淹没。相反，随着时代的流转，她们的作品也依如那陈年的佳酿，芳香四溢，滋味醇厚，显示出种种当下女作家们所不具有的感人魅力。这也是那一代女作家被奉为才女的原因所在。

无论小说、散文，才女们的语言风格多富有抒情性和音乐感，这使她们的作品在承继了古代才女诗、词、曲、赋韵文文学的基础上，更把这个传统发扬在了小说和散文创作上。二十年代的冰心、凌叔华如此；到三十年代，丁玲、萧红在情感浓度和抒写张力上都较前人深刻强烈，刻画人物也更注重心理深层的挖掘，但文字的美致韵味依然。及至才情艳绝的张爱玲，更把女性写作引至一个意象丰富、情韵精微、充满了光华神致的境界，制造出“张迷”无数，成为许多后继才女们的大圣先师。

他们是中国现代新文学的拾荒者和开拓者，也是各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尝试者和实验者。难怪施蛰存对于在80年代以后涌现的晚辈作家们的各种所谓艺术探索，尤其是对于许多“先锋”的现代派技法的尝试，诸如象征主义、印象派、意识流什么的，曾不以为然并有几分自得地跟我说：所有这些，我们在30年代都已做过了，而且比他们做得好，一点不新鲜。

诚然，每一个时代该有它自己的文学。但经典的文学不仅仅属于它那个时代，它同时属于后来一代又一代能够感悟经典并能与其享受艺术共感的读者。

目 录

- 娟子 /1
花梦 /16
扇 /28
上元灯 /35
周夫人 /40
渔人何长庆 /45
闵行秋日纪事 /55
诗人 /64
鸠摩罗什 /71
将军的头 /88
石秀之恋 /108
李师师 /132
旅舍 /138
梅雨之夕 /143
薄暮的舞女 /151
阿秀 /158
鸥 /169
塔的灵应 /173
残秋下的弦月 /182
蝴蝶夫人 /187
雄鸡 /194

娟子

傍晚时候，芜村教授从电车站归来，因为心中纳闷着一件新的事情，虽则两三条街，也如十多里路一般，慢慢地走着觉得很遥远，但终于走到了家的门前，按着自己的门铃。

妻子出来开了门，含着笑迎接他。他带着烦恼的神情第一句便问：“娟子在家吗？”

“出去了。”妻答着话，开了门一同走进了书室。

“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出去的？今天下午她没有课呀。”芜村教授匆匆地除下了帽子，解了外衣，从公事包里整理出他的讲义和书本来。

“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你为了什么事，问得很奇怪呀？”妻从桌上替他吧呢帽挂上了衣架，睁大眼睛瞧着她丈夫异常的神态。

“这几天有什么人来访娟子吗？”

“左右不过几个大学里的朋友。”

“朱英这两天来不来？”

“哟，不错，朱英来得最勤了，大约和娟子最亲热吧。”

“亲热吗！快要订婚了，你还知道吗？”

芜村教授两手搓揉着头发，瞧着妻惊异的脸，一声也不响地等待她的答话。

妻果然惊呆住了，她沉默了一会说：“真的还不曾知道，却被他们瞒住了。我想他们交际的时候还不多，不会到这个程度吧。然而如果真的有这回事，我想也可贺呀，朱英君也是大学里的学生，娟子也有了家，比起寄养在我们这里，不是自由得多吗？”

芜村教授听着妻这般的唠唠叨叨地说了这一大番话，眼睛凝向着她嗤的冷笑了一声，他说：

“娟子嫁了朱英，可贺吗？”

“不可贺吗？”妻笑着问，似乎很惊异着他的怀疑于朱英，“你不满意朱英吗？”

“难道你满意他吗？”芜村很无聊地把手指敲击着书桌的边缘，也不抬头向他的妻看一眼，似乎是在自言自语似的。

“我们对娟子难道没有一些儿责任吗？难道随她胡乱地受了人家的欺骗，嫁给一个平庸的人吗？”他又说。

“哟！我不是对娟子不负责任，但是既然你说她和朱英的爱情已经成熟了，那么，我想也不妨随着她的意志去决定，好在朱英也是一个绅士，决不会得如你所说的欺骗人的平庸的人。”

“是一个绅士吗！”

到此她才知道他是如何地深恨着朱英，但同时她又深深地奇怪着，因为从前朱英初次来会见他于文学的事业上有所请益的时候，他曾很称赞过朱英的学问。他称许他为后起之秀，将来可以成为一个作家，这时却这般地轻蔑他了。她真不明白他的心理。她便问：“你竟不把他当做一个绅士看待了吗？你从前曾称赞过的你的学生。”

“我看他是堕落了，他在欺骗娟子。我为着我的舅父的嘱咐，我为着师长的地位，我不应当救他们吗！”

他说着随手燃起一支纸烟吞吐着，看看壁上的时钟，已过了六点了，外面餐室里厨娘已经把电灯开亮了，准备着夜饭，但娟子还没有回来。

在书室里，他们都沉默着，各人都似有思想似的占据了一个椅子。好久好久，妻抬起头来刚想和他继续着谈话，门铃响了，便迅步地跑了出去。

娟子回来了，在书室门前望见了芜村教授，招呼了一声，便摇曳着腕下的皮包飞步地上楼去。

夜饭的时候，在灯光下，芜村瞧着娟子，似乎她的容貌从没有这样的美丽过。他似乎从前没有看见她过。他如初见的时候那样地仔细鉴赏着，觉得她真如古诗赋中所描写的美人一样，朱红的嘴唇，雪白的牙齿，象牙似的面颊，浅笑的时候还低低地露出一个涡儿；眼睛里似乎藏着一颗火星，当顾盼着人时闪烁着勾人的光彩。凡是他平日所写的小说和诗歌里凭着冥想所描述的美貌，全都来证实在他眼底了。他吃着饭心中思想着。从胡乱的思想，——正当的，不正当的，他自己归纳一个主要的主意，那即是：“为了舅父的嘱咐，为了师长的地位，他应当救他们。”

饭后，依着每天的习惯，三个人都到书室里来茶话。娟子依旧如平时一样地在芜村书桌上或书架上翻检当日新到的杂志书报。芜村教授却不如往日有闲兴地讲述当日的政事，社会上的新闻，或关于文学的漫话。他只是默默地手把着紫砂茶杯，端坐在一圈椅上。在他的左旁一个椅子上，坐着他的妻，也静静地只有呼吸的声音。

娟子翻检了一阵书报，转身也坐了下来，在一个圈椅上接近着芜村。她觉察到芜村的沉默，坐了片刻，瞧他老是不则一声，便不耐烦起来道：“芜哥，为什么今天不讲话了？”

“讲什么话呀？”芜村转向她问，脸上装了勉强的笑容。

“如同昨夜一样地讲些白朗宁和巴列德的恋爱史也好。”她娇笑着说，闪耀着勾人的情火的眼睛紧凝住在芜村瘦白的脸上，使他感觉到全身肌肉的震动。

“那不是已经讲完了吗？炒冷饭岂不乏味得很。我看今晚应当轮到你来讲一个恋爱史了。”

“轮到我来讲吗？叫我讲谁的恋爱史呢，我可没有你那样渊博的肚子。”她笑着说，两足从椅子边缘下伸展了出来，紧接着芜村的皮鞋。

芜村将脚向里稍微缩进了一些，打了个呵欠，似真非真地说道：“我看就近些现现成成的你自己的恋爱史讲给我们听听不好吗？”

妻在旁边抿着嘴笑将起来。

娟子红晕着脸道：“芜哥不是喝醉了酒吗，你知道我几曾有过恋爱史来？”

“快不要再瞒人了，谁不知道你和朱英已经到了订婚的程度了，难道还想瞒着我们去结婚吗？”

娟子脸上越发红得如苹果一般，眼睛里的火焰也越发燃烧得猛烈，她掏出手帕用力地擦着脸儿，笑音也已经有些儿颤哑了，但还想分辩着道：

“谁说的，这话？你从哪里听了这些谣言来？”

“谣言吗？我想决不会是谣言。你难道到今天还要当我们是外人，不愿意告诉我们吗？娟子，你要知道你的父亲当初如何把你托付给我，我也对你有了相当的责任，你难道对这事情想不容我的参酌和指导，竟预备独断独行吗？”

娟子听他提起了她的父亲，不觉得引起了一些儿伤感。但随即抹拭着眼睛说：“我本没有一件事情瞒着芜哥做的。我本来无论什么事情都要芜哥的指导。不过真的我虽则和朱英近来感情很好，但并未到了订婚的时期，如芜哥所曾听说的谣言那样，那都是衔恨我的人放的诽谤。”

“然则至少你和朱英是现在有了爱情了？”

娟子沉默着。

“恐怕免不了要订婚了！”

“此刻却决不会如此。”她轻轻说。

“此刻不会如此，然则将来终是免不了要了的。”

他独自说着，微微地叹了口气。有心没心地举起茶杯尽饮着。随后便很振作起精神似的带着严肃的口吻向着娟子道：“娟子，这个不是一件些小

的事情，你要自己留意些，用长久的时间替自己打算。别要胡乱地受了人家的欺骗。为了舅父的嘱咐，我对你负着一个很重的责任呢。”

娟子依然沉默着，俯下了头，耳畔的两绺细发披垂了下来，障住了脸。

他又道：“毕竟你是不是已经选定了朱英为你终身的侣伴呢？不要害羞，也希望你不瞒住我。娟子，说实话罢。”

“曾经有这样的思想过。”

她依旧俯着头，羞怯地说。

“那么你也以为朱英是值得你恋爱的人么？”

“怎么！你以为……”娟子迅速地抬起头来，似骁勇的女英雄一般，眼睛紧盯着芜村，很怀疑地问着。

“我吗？我以为朱英……”他站了起来，两手插在裤袋里，徐徐地说，摇着头表示他对于朱英的轻蔑。

“哟哟！”她也站了起来，“你怀疑朱英的人格吗？”

说着她眼珠都润湿了，很忿怒似地走出室外去。

他看着她直到罗裙之一角闪过了门边，慢慢地叫着：“不是使性子的事呀！留心受了欺骗！”

二

两三天后，正是星期日的午饭之后，芜村教授独自坐在书室里，深悔着那天夜里对待娟子的严厉态度。这两天之中，他和娟子虽则见面依旧如往日的招呼，虽则依旧一处吃饭；但两人之间，彼此都不愿意先说话，夜饭后，娟子总径自到楼上卧室里去，茶话是取消了，这样如绝交了的朋友似的过日子，芜村觉得十分寂寞，他愈想愈悔自己脾气的暴躁。拈起笔来想把未写完的一篇小说写完了，才写了三四行便又没了兴致，一丢笔，推开椅子，大步地跨向庭院中，绕着桂树散步。

散步在庭院中的芜村不知不觉走入室内，上了扶梯，信步向娟子的卧室走去。他把脚步放得轻轻的在她门外静听了一会，觉得里面并没有什么响动。便在门上轻轻地叩了。

“谁呀？”

“我。”

“进来。”隔了几秒钟才听得她说。

他便开了门走进她的卧室。她穿着件红色的绒衫，坐在梳妆台边一个沙发上，手里正拿着一本书看，看见他走进来，便站了起来，勉强地招呼着他，神色之间很奇怪他这种行动似的。

“芜哥有什么事？”她问。

“没有什么，饭后没有事做，来望望你在做什么事。”

“我做什么事吗？我总是这样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左右总不过看看闲书罢了……你坐呀。”她拿了一只椅子给芜村，自己退坐在沙发上去。

“下午不预备出去吗？”芜村坐下了说。

“不预备出去，外边还很冷，虽则已经是春天了。”

“你在看什么书呀？”

“曼殊斐儿的小说集，你看过吗？”说着将手中的一本书递了过来。

“是一位时髦的女作家呢。”芜村接着书随手翻弄了一会。

“你为什么老是看小说，自己何不也做几篇起来学学曼殊斐儿呢？”

“你要我学曼殊斐儿做短命鬼吗？”她笑着说。

“不啊！我的意思是说学她的文学事业呢。”

“我虽则有时也想写几篇来试试，但实在又不敢动笔啊！”

“那有什么不敢动笔，一张纸向桌上一摊，飏飏地马上就是两三千字了。我想你不妨闲的时候写几篇，这个事业我以为是于你是有意思的。”

“好！那么便试试看，做好了之后烦劳芜哥把它改削改削好不好？”

“好！下楼去，到我书室里去做罢，我也正有半篇小说要写完了。你伴着我去做罢，我寂寞得很呢。”他催促着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做着急于要她同走的样子。

“不，此刻不做，我还是在这里看书好。明儿再动手做小说。”

“无论你看书或是做小说，你还是下去陪伴我罢，你在这里，两个人都寂寞。”

“你寂寞吗？那么请嫂子伴你就是，何必要我呢。”她抿着嘴尽是笑着说。

“嫂子此刻正像一头蠢牛般的在午睡，伴不了我的寂寞。你下去伴我，你也可以不寂寞，否则谁在这里伴你，今天朱……”

“好了！不用说下去了。总而言之我不愿意到你书室里去！”她站了起来用很严肃的口吻说。

“呀！娟子，你可是真地怨恨了我吗？可是在见怪我那天晚上得罪了你？”他十分踌躇似的说，但颜色是显然很谦卑的问着她。

“不，并不是，我只是以为在这里坐坐读小说比较的安静些。我不愿意下楼去破你的恬静，并且那天晚上你也并没有得罪我，虽则……”

“虽则怎么？是否因为我批评了朱英使你不快活？”

“虽则是如此，但我也并没有怪你。”

她很和平地说。

“在我原是为了责任的关系，不得不和你说那些话。但你既然觉得不满意，那么我尽可以不说，只要你自己能够明白。”

“但是我却也不得不请问芜哥，朱英不是从前曾受芜哥的青眼么？为什么现在芜哥忽然批评得他不值一文呢？这不是个矛盾么？”

“至于朱英从前确是一个好学生，但现在成绩也不见得佳了，举止也浮躁了，性格也粗暴了。况且还听说他在外面的生活也太颓废了。”

娟子正待答话，外面女佣递上一个纸条来，说是一个公寓里的当差交来的，马上要等回话，芜村接来一看，却是朱英致娟子的便条，上面寥寥几个字道：

娟子，有要事请即来寓一谈。

朱英

芜村看罢随手递给娟子，娟子一看，便想下楼去。芜村一把拦住了道：“想不想去呀？”

“当然要去。”她爽快地答着，推开了芜村的手要走。

“但是我不愿意你去，我不愿意听凭你在男同学的公寓里进出。”他忽又很严肃地说。

这种举止在娟子眼里是很可惊愕的。“芜哥竟还有这种旧思想吗？我要去，谁也拦我不住，请尊重我的自由呀。”

“便是旧思想也只得旧一回了！你的自由只得不尊重一回了。为了我的责任，我不愿意你去见朱英。但我还可以很宽恕的请他自己到这里来见你一回。”芜村很忿怒地说，声音很高的把午睡的妻都惊醒了赶着过来。

“好！让他来谈一谈也好，横竖总有这么一幕的。”娟子很气忿地说着，跑到桌子边写了一个字条交给女佣下楼去转给公寓里的当差拿了去。

三个人一齐下了楼，在书室里等待朱英。

自从芜村教授觉察了娟子和朱英的爱情行将成熟，他便忘却了自己比娟子年纪大了十五岁，忘却了自己是一个受舅父的遗嘱的娟子的保护人，忘却了自己已经是有了妻的人，忘却了自己尊荣的声望，忘却了自己的人格，从深梦中觉醒转来似的对于娟子有了一重新的希冀。

虽则娟子的容颜和从前仍是一样，他却觉得她格外如花一般的明艳；虽则妻的仪态和从前仍是一样，他却觉得很有些可厌。他悔着三年前不应当随便的结婚，他怨艾着从前为什么对于娟子没有这一种觉悟。种种所曾潜藏着在他意识中的思想此时是透露了，有着绝大的权力要他去执行。

女佣应着电铃去开了门，朱英进来了。

“芜村先生。”朱英很恭敬地脱帽向芜村鞠躬着，当他走进书室见着芜村教授的时候。转身来又向芜村的妻行了礼，最后走到娟子的面前。娟子伸出手来，他们俩正想握着手，芜村喝道：“慢着，你们似乎还不应当握手呢！”

朱英很惊骇地转身向芜村瞧着，很不安似的。娟子把手垂了下去，眼泪便迸落下来了。

“芜村先生，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朱英很嗫嚅地问着。

“什么意思！你以为你已经爱了她吗？”

“不敢瞒芜村先生，对于娟子女士已经是爱着了。”朱英很谦恭地答。

“你可知道我对于娟子也有相当的责任？”

“知道的，但这于我们的恋爱没有什么关系。”

“哼！没有关系吗？因为我的责任……甚至对于你，我也有着师长的责任，我可以禁止你们的恋爱。朱英！你把你对于娟子的希望取消了罢，这是对于两方面都不利的事。”他大声地说，怒气已经不能自己抑制了。

但朱英却依然很谦和地鞠躬着向芜村道：“但是，芜村先生，请注意娟子女士的自由呀！”

“向着错误的路上去的自由是要被禁止的！”

“呀！芜村先生，这是向着错误的路上去的吗？芜村先生难道以为娟子女士定要随着先生走才是不错误吗？”朱英抑制住了忿怒，冷笑着答他，很悠闲地在一个圈椅上坐下。

芜村看着朱英疲白的艺术家的容颜，一头细长的黑发，两个眸子炯炯然四下里发出光亮来，态度又异常之镇静地有着大学生的尊严。对照着自己的暴戾，良心上也似乎觉得有些歉然了。他想朱英和娟子真是一对佳偶。自己便向壁上挂着的一面圆镜中窥望了一下。啊！怎样的一副苍老的容颜啊！

但是他心中的魔鬼把他的眼蒙住了，把他的良心藏匿了。使他又打起精神来喝问朱英道：“今天你为什么事要找娟子？”

“因为家里来了电报，说大哥去世了，须得回去一趟，我将乘晚车回去，特地要找娟子女士一别，并且要请先生在大学里代为告个假，因为我时间来不及了。”朱英依然很和蔼地说。

“你要回去吗？好，你本来这几天应当离开这里。我劝你静着心思量一番，把对于娟子的爱情收藏了起来罢。否则，如你这样的大学生，恕我要在大学里把你我的课堂上的学籍开除了。这个在你似乎是不名誉的。”

“芜村先生！我已经不能自己收回我已经抛出的情爱了。名誉对于我已经不值什么钱，先生要开除我的学籍，请便罢。但这个，在先生是一种卑下的手段！”朱英盛怒地向芜村如此说，一手抓起娟子，转向娟子道：

“娟子女士，我不能在此多坐一刻了，今晚我要回去，大约至多两个星期，便要出来，那时候再详谈罢。”

“真对不起呀！”娟子站起身来送他到门边，轻轻地说。

“芜村先生，惊扰了！”朱英回头向着芜村，道了一声惊扰，他便这样用着

大学生的步履昂然地走了。

三

从这一次芜村教授公然表白了他对于娟子和朱英的爱情事件的态度之后，娟子每日除了到大学去上课听讲之外，总是独自静坐在自己房间里，虽然进食的时候依然和芜村教授及他的妻同席，但是没有说闲话的感情了。芜村教授，同时也感受了很深的苦闷，除了为着生活和责任的关系每日依旧到大学里去演讲两小时外，每天都是呆坐在书室里闲想着消磨时间。尽抽着一支支卷烟，把一双中年人忧郁的眼睛随意地注视着座前一大堆书本，书桌上每日为这位作家而兼教授的芜村先生服劳的一支毛笔，也已经干枯得如一支死狗的尾巴了。

这一天，距离朱英归家的日子，已经有五天了。下午，正是满天气涨遍了粉红色的嫩霞的时候，芜村教授依然独坐在书室中，苦闷而干瘦的脸上给霞彩的映照渲染得也俨然很带着红色了。

他，如依照惯例似的，从卷烟的袅绕着的轻雾的幕里，透过了一片稍微蒙上了些灰尘的窗玻璃，瞪视着这天井角上的娇艳的红云。他想这些红云，恰如披放在桌面上的那件娟子的绒衫一般。当红云变幻了它的形式的时候，他独自微笑着想娟子已经把红衫穿上了。

妻走进书室里来，身上也穿着一件红色的绒衫紧裹得身体很瘦削似的。

他一眼瞧着这件红衫，站起身来脱口便问他的妻：“你穿了娟子的衣裳吗？”

“没啊！我穿了娟子什么衣裳呀？”妻惊诧地说。

他才想起妻原来也自己织成了一件红色的绒衫，平时是穿在袄子的里面的。颇觉得刚才失言了。便搭赅着道：“我记错了，忘了你也有一件绒衫。但是你这样穿着不好看啊。”

妻很不悦意地道：“不好看也由它罢，我只因为今天热了，所以没把外袄披上。”

他垂下了眼睑，又沉思自己觉醒了之后的甜梦了。

妻独自就坐在一旁，心中感觉到好不烦闷啊。她说：“芜村，你这两天太无聊了啊。你如此沉思着有什么益处呢？娟子的事，也只好由着她自己去解决了。”

他突然睁大了眼，很惊异似的道：“怎么！娟子的事，不能挽回了吗？太迟了吗？你知道！她已经肉体和着灵魂都被朱英那小恶棍骗到了手吗？”

妻也很惊怪着他的问题：“咿哟！你说的什么意思，我是在说她既经很爱了他，那么虽然可以用相当的方法禁止她，但总是于她的精神上有重大的

袭击的，所以或者会发生可怕的危险来，——娟子和他两方面。但是，你说的什么意思呀？你不是疑心他们？……”

“我正疑着呢……”

“你莫要侮辱了她呀！茈，她虽然和他几乎每天都同去散步和游耍，但是每天晚上都回家的呀，你难道没有觉得吗？”妻正色地说。

“在楼上吗？”他努着嘴向楼上，轻声地问他的妻。

“在楼上。”她也轻声地答。“你要说什么？”

他垂着头又沉静了下去，似乎有话要说而又不想说似的。

“你的意思怎样？”妻凑过身子来，轻轻地，好奇地问他。

“我想晚上虽然回家，但日里不也有很好的时候和地方吗？”

妻红着脸啐了他一口道：“你不要侮辱了人，我想娟子不会如此吧。”

他依然很严肃地，不像他的妻一样以为这是说着玩的。他用嫌厌的目光瞧着他的妻，呆望了半晌，说：“你出去罢，让我独自思想一会儿，我还要写一篇小说呢。”

“你真有些异样了呀。”妻说着慢步地走出了书室，把室门很猛力地带上了，显然是含着很高的怒意了。

他还是凝眼向着窗玻璃外的天上，冥想着，很静默地。

好久好久，他丝毫没有移动过他的身子，直到女佣递进了一封信来。

他从椅子上直站起来，很兴奋地随手拿了一把小刀将信封剖开了。因为他一瞧信封外面，便知道是朱英的来信。

芜村先生：为了和娟子女士的爱情，在回家之前，我似乎在先生面前有过粗狂的举止，这是使我，你的顺从的学生，到今日还是不安的。请让我在这里向先生表示一个至诚的道歉，恕罪了罢。

但是，此外，还有些话似乎适宜于在书面上用纯粹的谦恭的态度向先生分说一下，当先生或者还不曾减去一些怒气的时候，但这或许是我的神经过敏处，因为如先生那样以柔和待人的品性，怕现在已经对于我恢复了第一次会我的访问的时候的感情了。

似乎觉得先生在发觉我和娟子女士的爱情的时候，先生曾深深地鄙弃过我，以为我是欺骗了娟子女士，把我看做一个浮华的 Gallant，这些，虽然不知道先生现在曾否从我身上移去了憎厌的目光，但我战战兢兢的愿意在先生座前用了千万的小心来辩诉的。恕我僭妄地说，我也曾是先生自己所称许的学生，我自审对于学业，没有不如人的处所，而我对于向妇人的爱情的行为，娟子女士，实在的，是我第一个爱人也即是末一个爱人。我不曾如别的青年人那样的有过许多爱情的经验，也不愿意，我可以在这里立一个誓，把从娟子女士那里得到的经验移用到

别一个妇人身上去。先生，我难道真是欺骗娟子女士的 Gallant 吗？

因为我不曾有过其他爱情的经验，所以当听到先生有禁止我和娟子女士的爱情的意思的话的时候，我是不自觉的起了战栗。我万分的忧愁，因为我和娟子女士虽则未曾订了婚约，但已经是不能被诤击了。先生，假如你以为我并不是绝对不配和娟子女士发生恋爱的，那么请宽容了罢。我愿意和娟子女士在先生座下从着先生从事于文学的事业，如先生从前所曾说过的，我或者也可以侥幸成为一个作家，想也不会侮辱了先生吧。

此外，还有一封信，请先生替我转交给娟子女士，想必然能得到先生的允许的。

你顺从的

朱英

芜村教授读着朱英的信，两种力在他心中冲击着，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发热。呆望了片刻，把手里的信纸往桌上一丢，从信封中检出一封朱英托他代交娟子的信。他拿着那封信，心中很想拆开来先读一遍，但才想动手，忽地又觉得不妥。如此三五次，他拿着朱英的信上楼来到娟子房里。

娟子正在缝衣服，瞧着芜村进来，很勉强的从墙边的沙发上站起身子，随手把衣服放下了，咬啮着嘴唇，很痛苦似的。

“有信。”芜村很冷淡很简单地向她说，随即把信递过去。

她把信拆开来看了。收折好了刚刚想放到抽屉里去。

“我不能看一看吗？”芜村说。

娟子抬起澄清而微带着忧郁的眼睛看了他一眼，不得已屈服于他的威严之下似的把朱英的信递给他。

芜村看那信，只是寥寥的几句话：

娟子：我不想在这里多说话，因为我可以于下一个星期三的傍晚回校，那时候我们依旧可以有乐意的会晤，一切的话不是比笔墨能更讲得详尽吗？

芜村先生对我的意见近来不知如何？为了这事件，我无一日不在烦恼呢。

大哥过世了，昨天我很伤心的去替他行了葬礼。但请你先宽恕我不要说我没有骨肉之情，大哥的去世，对于我却有了好处。就是大哥名下的产业，也都归并了给我。我计算着我每年的进款，现在已经足够在都市里生活了。

因此，我在痴心地想，你如能如了我的愿望，那么即使让芜村先生开除了我的学籍，——一科或全部都不妨，我们依然可以住在都市里，